

万里旅行书系

刘宁生 著

M Y V O Y A G E S

我的环球航海之梦

很多人都有过浪漫的梦想，只是在成长与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淡忘了。然而，他不但没有忘记，而且认真去实现，他就是海洋之子。华人成功驾帆船环航世界的第一人……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万里旅行书系

刘宁生 著

M Y V O Y A G E S

我的环球航海之梦



SBu05/10

上海古籍出版社

K825
17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环球航海之梦 / 刘宁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

ISBN 7-5325-3335-2 / G · 279

I. 我... II. 刘... III. 刘宁生—自传 IV. K82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85734号

主 编 萧关鸿
策 划 王立翔

 五里旅行书系

我的环球航海之梦

刘宁生 著

责任编辑 罗 颢 王 剑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陈文彪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印刷十厂

开 本 787 × 1092 1/18

印 张 11⁸/₉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100

ISBN 7-5325-3335-2 / G · 279

定 价 31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我的
环
球
航
海
之
梦

应该是梦吧？远远传来吵闹的声音，闷闷地，好像有许多人在争吵。音调最高的声音很像班贺德，雄厚的嗓音吼叫着：“What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doing?What are you doing?”声音中的愤慨、怒气、抵抗、惊奇、害怕……那么熟悉。慢着！为什么会有害怕？难道又遇上了海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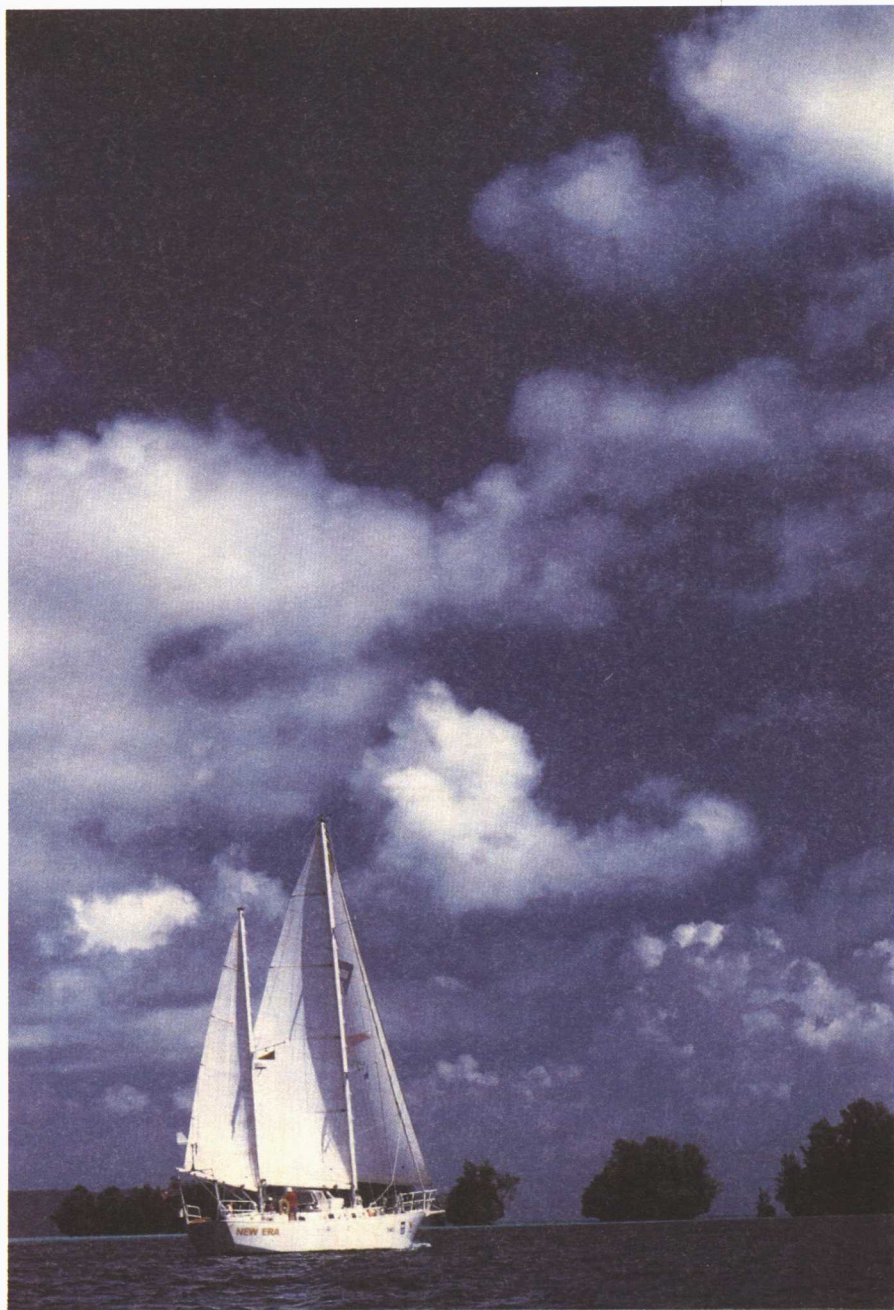
“海盗！”我大叫一声，猛一惊醒，从“跨世纪号”的狭窄铺位上坐起，才发觉自己已满身大汗。我踉踉跄跄地从舱房中爬上驾驶舱，一进入驾驶舱，只见班贺德好端端地坐在夜色中。“作噩梦了吗？”他关心地问。

我点点头，不知在黑夜中他是否看得见。拿出了烟，点上火，我再度想起了那一晚在新几内亚的马旦(Madang)小城海港，遭到抢劫的梦魇。

那晚，当我被班贺德“What are you doing”的叫声惊醒时，映入眼帘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道在黑暗中隐隐闪烁着的两尺长刀锋光芒，而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完了！遇上海盗了！”

执刀的人影操着不纯熟的英语，命令我留在船舱里的铺位上，他说：“Sleep! Sleep!”虽然我明知他的意思是叫我躺在床上不要动，但仍不由想到，这个时候，我哪敢闭上眼睛？

由于原本准备天一亮就要出发前往下一个港口，前一晚睡得比较早，骤然从黑夜中被惊起，完全不知道时间。舱房中很黑，除了眼前拿着刀的人影，及另一个正在黑暗中大肆搜括的身影外，在床上躺着的我，只听到两三步的距离外，抢匪正和班贺德大声地争吵。



■ 帕劳航行

英语极差的抢匪先命令班贺德拿出一项东西，但显然没人听得懂他到底要什么。经过事后和警方的研究，他要的应该是Cash（现金），但他的发音听起来既像catch，又像cage，总之就是搞得大家一头雾水，如果当初他说money，可能早就听懂了。于是，抢匪又要求要开灯，他说：“Light! Light”班贺德却回答他：“电池坏了(Battery dead)!”

为什么不开灯？我当然了解班贺德的用意。当时夜黑风高，船舱里更是一片黑暗，仅有微弱的星光及月光可隐约见物，一旦照他们的吩咐开了灯，一切都难逃他们的贼眼，不被搜括一空才怪。

一边听着班贺德和抢匪进行交涉，我一边也注意到站在我床前的另一个黑影，正在我装着摄影器材、录影设备、护照、现金的袋子中搜寻翻找，我心想：“这下损失可严重了!”奇怪的是，我只顾着担心财物损失，却没想到生命正悬在对方的刀口上。

好像听见我心里的话似地，床前的抢匪眼看同伴和班贺德的交涉进入语言的混战中，于是一把将我从床上拖起来，横拿着刀，用刀身往我脸上拍击，我感觉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用力地掴打。他向我大声喝叱，但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见我没有反应，他一连用刀身在我脸上拍打了三次。同时，另一名抢匪也对班贺德做了同样的动作。

在黑暗中，我完全看不到对方的面容，从口音听来应是年轻的当地人。我虽然可以嗅出对方粗暴的气息，但却似乎感觉到他们无意伤人，只是不知道会有何“意外”情况发生，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在询问不得其法后，我又被推回床上，被命令sleep。接着，我听到沉重的“咚!咚!咚!”脚步声往后舱走去。我开始紧张起来，跨世纪号的后舱除了两名固定航员——傅国会及被称为“小伙子”(kid)的刘权章外，还有一位女性体验航员陈玲萱。过没两分钟，就听见后舱传来怒喝声、争执声，夹杂着打闹声，我的心高高悬起，有一股不祥的感觉。

就在此时，仍在被抢匪盘问的班贺德忽然“咚”地一声倒在地球上，他一面大叫：“Oh! My heart, my heart!”一面发出可怕的

呻吟声，像病重的人拼命在和生命搏最后一口气。一个念头跑进我脑海——班贺德使诈假装心脏病发作！我跳下床，并且配合着大叫：“Doctor, he needs doctor!” “Medicine! Medicine!”

在这一片混乱中，又忽然听见后舱“砰”的一声，伴随着红色的光线，没多久，烟雾和燃烧的气味就飘到前舱来。失火了！我开始改口大叫：“Fire! Fire!” 情况更混乱了。

这时只听见一连串的脚步声，抢匪嘴中忙乱地叫嚣着，随后与其他的抢匪一起登上甲板。就在这一片混乱中，不知何时已站起身来的班贺德递给我一个手提灭火器，又再跑去厕所拿另一个灭火器充当武器。

我们和从后舱冲出来的傅国会一起追上甲板，只见抢匪五、六人已搭着小艇离开。由于距离已远，又是在黑暗中，根本看不见他们的面容，但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正在紧张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看看桌上的小时钟，指针正指着凌晨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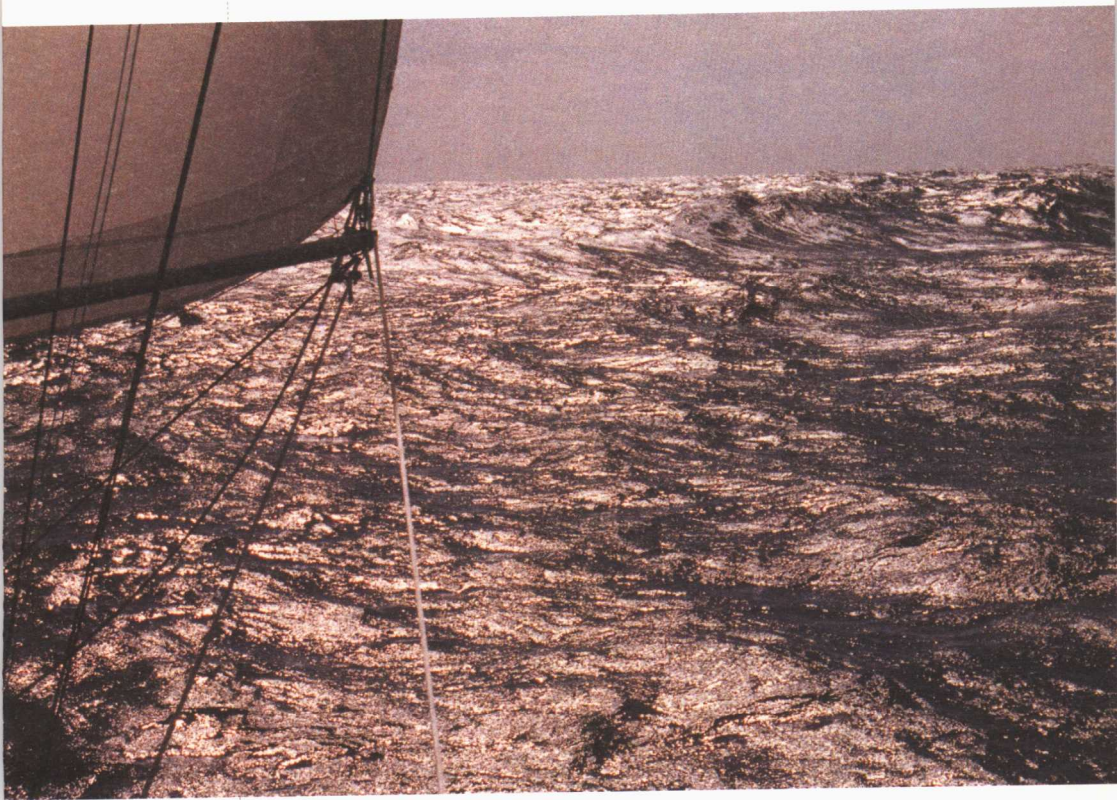
在甲板上，我从后舱的气窗探头问刘权章：“你们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他回答：“还好！”

但是，当我们打开灯，来到后舱，用灭火器把正燃烧着的棉被灭火之后，才知道刘权章太轻描淡写了。后舱血迹斑斑，一片凌乱，床上是被烧过的被褥；傅国会的脸上有一道刀口，横过上下唇；刘权章的手臂、腿上有多处刀伤，虽然伤口不大，但还是很吓人；表现镇静的陈玲萱，在两位勇士的拼命护卫下，虽没被歹徒伤到，身上却被火灼出了好些水泡。

敷完药后，他们描述了当时在后舱发生的情形：睡在后舱第一个铺位的傅国会，被主舱的吵闹声弄醒，正坐起身来，准备前往查看时，刚好和跨入后舱的歹徒碰个正着，两张脸之间的距离不到十公分，两人都吓了一跳，歹徒举起手上的开山刀，问：“Money!” 傅国会马上回答：“No Money!”

两人正僵持不下时，陈玲萱、刘权章也已坐起身来。在微弱的灯光下，目光锐利的抢匪转向陈玲萱，一手持刀，另一手就朝向陈女的腿上抓去，准备将她拖下床。

傅国会和刘权章马上意识到：“绝不能让她被带走！”于是试着阻止，但被歹徒连挥两刀砍伤。而这时这名抢匪看到了陈玲



■ 一望无际的大洋，让人心生向往。人生中即使只有一次的机会能够体验自由奔放，在海上驰骋又无拘无束的日子，也值得我们珍惜

萱的CD随身听，也没忘记原来的目的，竟然将刀子放下，一手去拿CD随身听，一手还拼命拖着陈玲萱。见此时机，傅国会用力冲上前，将抢匪逼到舱房角落，并紧紧抵住他，让他动弹不得，而刘权章也过来抢他手边的刀。

就在三个人扭打成一团时，另一名抢匪从主舱赶来支援。他见情况不对，从腰间掏出一件东西。傅国会知道不妙，心想大势已去，却只见一团红色亮光射出，顿时整个后舱大亮。原来抢匪掏出来的并不是手枪，而是一枚信号弹。

信号弹射中了一条棉被，马上引起一场小火灾，在此同时，前舱也传来班贺德以生动演技表演心脏病发的吵闹声。抢匪急着

撤退，刘权章和傅国会也没时间检视自己的伤口，赶忙将快被火烧到的陈玲萱救离现场……

后来向马旦警方报案时，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此地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船上发生抢案。虽然我们并不确定他是指第一次有中国人的帆船被抢，还是为他们办案的效率不彰找藉口，但这件事确实在我们的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和阴影。

从抢案发生到离开马旦港期间，虽然我雇请了保镖日夜保护，但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为了通风，让门户洞开，晚上就寝时，也会将舱门锁起，睡在后舱的傅国会甚至还把主舱与后舱之间的门锁起来。虽然大家嘴上说不怕，但被抢的梦魇，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我想，也许这件事，就是在提醒我们，在人生旅程中，危机可能就在四周，端看你是否做好预防及因应的准备；如果没有，你很可能就会得到教训。

这件事也告诉了我，在生命的旅程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就像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梦想真的会有实现的一天……

■ 残缺的艺术





1 关于“九万里旅行书系”

1 楔子 海盗的梦魇

四十岁的重大转折

3 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

6 海与父亲的记忆

8 帆船之恋少年梦

10 不做，未来会不会后悔？

12 踏上圆梦的旅程

重新从学生做起

17 澳洲的优越航海条件

19 寻觅“师门”

21 梦里几疑身是客

23 有趣而艰苦的学习过程

26 实习航行，手忙脚乱

29 长航初体验

大海的孩子

35 潜水之乐

38 在潮州街的年轻岁月

41 冲浪者的感觉

千里觅良驹

目 录

终生的爱恋	47
跨海觅爱船	50
谨守购船五原则	53
遇“水牢”成定局	55
成为“水牢”牢主	58
简朴的船居生活	61
讲究船居情趣的芳邻	64
“福龙”号蓄势待发	67
扬帆太平洋首部曲	
→旧金山→洛杉矶→长堤→圣地亚哥	
处女航惊险万分	71
我在这里做什么?	74
通过风浪考验后的最佳奖品	77
结识航海的重要伙伴——班贺德	79
第一阶段试航成功	83
小“福龙”越大洋	
——我的航海日记	
扬帆踏上长征途	89
终于可以洗澡了	94
夏威夷到啰!	100
友人温馨相送中继续上路	103
哈啰! 威克岛	111
可怕的“苍蝇岛”——塞班岛	115
与“珍妮丝”台风交手	119
“福龙”号到家了!	125
对家人的亏欠	
不像父亲的父亲	129



2001 希望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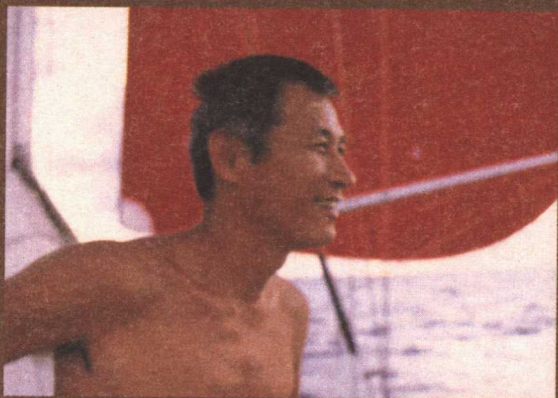
跨世紀環航 世界一週 記者會

活動贊助：外交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
19 日新聞報導：19 日新聞報導
媒體贊助：國台辦、國台辦、國台辦
天文台、天文台、天文台
計畫贊助：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
活動贊助：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
活動贊助：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

132	父亲的眼泪
135	第一次与父亲合作
2001希望之旅，跨世纪航行	
141	郑和下西洋启发环航梦想
144	觅得环航良驹
148	重返夏威夷，准备长期“抗战”
152	航海“家”
158	挑战的心
160	为什么环航
162	环航前的准备
166	不愉快的小插曲
168	航向全世界
173	航行中微妙的人际关系
176	震慑灵魂的咖啡
178	生命之泉
180	“美食”
182	过赤道
186	天有不测风云
190	结 语



四十岁的重大转折



■ 在海上那种苦日子，反而使我更感活力。有人说，是否太疯狂？但我认为不去追寻梦想才是疯呢。

1990年夏日一晚，天色已暗，闷热的暑气让人一点都不想出门，而我却走在热闹的通化街夜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梭，心里一面比较着热闹的台北街景和前两年居住的菲律宾荒岛景致，一面想着即将和老友商谈的事——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

我和老友吕光东、陈历莉夫妇约好，晚上去他们家里聊天。聊天只是借口，我迫切地需要朋友的意见。

当手上端着杯威士忌的吕光东把我请进他们布置整齐的客厅时，我的老同学陈历莉正穿着一身舒适的居家服看着电视，和我打过招呼后，眼光又转回电视。大家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老朋友了，她知道我此次的主要谈话对象是她先生。

吕光东虽然有个中文名字，却是道地的比利时人，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人生经历却比我精采得多。他曾担任过比利时的战斗机飞行员，却在一次任务时坠机。命大的吕光东在大难不死后放弃了热爱的飞行，跑到美国念了个哲学博士，几年前来台湾做进出口贸易的生意，吃了不少亏，也学到许多经验，最后转回老本行的文学与出版。如今他和陈历莉所经营的版权代理公司，在台



■ 六岁摄于台北



■ 照片中左边是我，右边是哥哥，中间是我们家的老三Blacky。当时我们住在爸爸工作的台糖公司日式员工宿舍，地点在罗斯福路，现今的台北市三军总医院附近。

湾出版界可说无人不知。

吕光东是个很特别的人，思考事情有他独特的观点，他把博士学位的文凭挂在公司的厕所一事，最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为什么把博士文凭挂在厕所里？”他反问我：“你难道不觉得那是它最应该去的地方吗？”相识没多久，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而在此时，我特别需要他的意见。

我清了清喉咙，对一脸好奇的吕光东说：“你知道，我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个点子，想和你谈谈……”话未说完，光东马上接口：“等一下，我去加一点威士忌！”他已从我的神色中得知，这将是长夜。

“在结束了耗费我近二十年时间与精力，却不太成功的小生意后，我觉得，现在该是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的时候了。我想驾着帆船去航海，暂时离开这个一切只讲求现实的社会！”我自认语气平淡地叙述着我的帆船梦，心里却是相当激动的。而不时小口啜饮着威士忌的吕光东仔细地听着，脸上表情严肃而深沉，像是学者遇到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的关键点。

听完我的话，他先是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一转头，朝坐在一旁的历莉笑着说：“我可以和他一起去吗？”历莉一听，马上睁大了她的大眼睛，说：“你疯了！”再转向我：“你也一样！”

“我就知道，你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光东歪着头看着我，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按了一下，“好家伙！我早就看出你不是只做一些小生意就会满足的人，虽然这几年你的外销生意并不顺利，但我知道，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时，绝对会全力以赴。”

他接着说：“我可以体会你此刻的心情，也能了解你的想法，但是，事情总要一步一步来，你觉得你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能忍受在大海上那些无止境的摇晃与孤寂吗？”

光东给了我不少鼓励与忠告，历莉虽不赞成我的主意，但也不多说话。我们一直聊到清晨三点多钟，烟灰缸塞满了烟蒂，光东也喝得很愉快。最后，我们坐在地毯上，互相挽着对方的臂膀，不用多说什么，彼此的心意便已洞澈清明。窗外的天色，也已渐渐明亮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吕光东家时，虽有一夜未眠的困倦，却仍想着他的那句话：“你能忍受大海上那些无止尽的摇晃与孤寂吗？”

我想，我能的。而且，谁能拒绝与心爱的对象起舞呢？